



在民间，戏剧《盘夫索夫》和《鸣凤记》都曾广为流传，它们都讲到了一个黄岩人——曾铣。
至今，老城区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曾铣路。只是往事如烟，戏剧又真真假假，询问路过的市民，只道不知历史上的曾铣究竟是何许人也。

曾铣：凛凛浩气报家国

■本报记者 叶晨曦

关于曾铣的籍贯，学术界有两种观点：江苏江都人和浙江黄岩人；曾铣的出生时间，也有三种观点：1509年、1499年、1500年。
这些年，区历史学会陈建华和周建灿深入研究，最终得出结论：曾铣，祖籍温岭松门，故自号石塘，后其祖徙居黄岩。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（1500年1月18日），曾铣出生于黄岩曾家巷，生活到12岁后，因家里贫穷，被父

亲托付给经商的好友，带到江都，才占籍江都，并在那里考中举人、进士。
起初，曾铣的仕途算是顺风顺水，青云直上。他先出任福建长乐知县，“莅官严明，夙弊多所厘革”；后来，历任监察御史，大理寺右、左寺丞，都察院右金都御史、右副都御史，兵部右侍郎。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四月，他以原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
可惜的是，他被卷进了内阁重臣

夏言和严嵩的权力斗争中，遭严嵩诬陷，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被屈斩于京都市西，妻子与儿子也都被流放。此事，也成为了千古奇冤。
《盘夫索夫》讲的就是曾铣的儿子曾荣逃亡在外，被严嵩的党羽哪茂卿收为义子，并与严嵩孙女兰贞成婚。婚后，兰贞察觉丈夫感情异常，经盘问得知底细，寄予同情。后兰贞母亲做寿，曾荣去府祝贺，乘机闯入机密重地，欲

取严嵩罪证，不料归路被阻，不能脱身。兰贞见曾荣深夜不归，疑遭不幸，便回娘家索夫。而《鸣凤记》把夏言、曾铣等反对严嵩的十位大臣称为“双忠八义”，把他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喻为“朝阳丹凤一齐鸣”。戏剧虽有虚构成分，却表现了民间对曾铣的敬仰之情。
明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曾铣冤案得到昭雪。皇上下诏追赠他为兵部尚书，谥“襄愍”。

走进黄岩名人馆，在英雄室前，记者看到一个木牌坊竖立在那里，上书“太和元氣”四个大字。这木牌坊是仿曲阜孔庙大门牌坊制作的，而“太和元氣”四个大字，便是当时为山东巡抚的曾铣手书。
英雄室内，三个雕像站立着，威风凛凛，英雄气概显露无遗。最前面中间那位，便是曾铣。而墙上展板，第一个介绍的也是曾铣：曾铣，字子重，号石

塘，黄岩城内曾家巷人……
“曾铣镇守边关，痛击来犯外族，捍卫边境安宁，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勇士，是我们黄岩人引以为豪的乡贤！至今，坊间仍流传着他抵御外侮的故事。”地方文史爱好者曹瑛杰说。
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八月，曾铣以监察御史巡按辽东时，平定辽阳、广宁、抚顺兵变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二

月，他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雁门关等处兼巡抚山西，增筑修缮雁门关、宁武关、偏头关边城城堡，加强山西秋防，防御蒙古入侵……曾铣在军事上的业绩不胜枚举。
“他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、主动进攻的战略——提出大胆详细的复套方略，摒弃以往注重防御的消极做法，代之以主动进攻的积极战略，逐寇出套，以攻为守，在陕西三边创

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；在战术上实施营阵有方、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——勾画攻防兼备的营阵八图，是冷兵器和新式火器协同配合的突破。”陈建华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曾铣重视火器运用，发明了“慢炮”、地雷等新式火器。在明代，他就开始充分利用火器来抵御蒙古军队，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。

为纪念曾铣，曾家巷改名为曾铣巷，又建“三边总制坊”与“曾铣节制三陲坊”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牌坊皆已不存。
“以前我去大寺里都会经过曾铣巷，但是没有看见过牌坊，估计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毁。”地方文史研究者金渭迪说，关于曾铣巷的牌坊，他只在志书上看到过，但志书只提到有牌坊，却没有记载牌坊上的具体内容。
过去，在九峰公园一直存放着一

块又长又厚的条石。这块条石长263厘米，宽35厘米，厚7.5厘米，地方文史专家们猜测这块条石源自牌坊。条石两面分别写着“护佑无疆”“奉帝无私”，所立时间不同，前者是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后者是明万历六年（1578）。“明朝黄岩有这样功绩的，除了曾铣，没有其他人了，所以这座牌坊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曾铣而立的。”金渭迪说。
因为旧城改造，曾铣巷被拆。但是

黄岩人并没有忘记曾铣，又将附近的一条新路命名为曾铣路。
走进曾铣路，附近学校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一派祥和。如今，这条路上有卖衣服的、卖茶叶的、卖饮品的……算是应有尽有。虽处闹市一隅，它却安逸，许是岁月的沉淀，又让它看上去有些沉稳。
“曾铣巷位于现在曾铣路的西头到北门广场，又短又窄，是苍头街东头的一条弄堂，是苍头街至尚司巷的通

道。过去，这里因居住着许多曾姓人家，名曾家巷。”区历史学会会长张永生说，当时，这里的房子低矮，密密麻麻地住着很多户人家，没有商铺。大家只知道曾铣故居在这条巷上，却不知具体在哪个位置。
英雄故去，历史留下的痕迹难以寻找，但是曾铣的故事流传了下来。他忠君爱国、保家卫国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橘乡儿女，而他也永远值得黄岩人缅怀。

